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六十六回 戰怪獸靈藥護身 戲徒弟長繩係體

話說那怪物戰不過雷鳴、陳亮，回身一吼，山搖谷震，霎時河中鑽出無數小怪物來，有的像虎，有的像豹，有的像豺狼，有的像狐，大人小小，怪怪奇奇，形狀不一，都奔過來，咬的咬，撞的撞，前後左右，團團圍住。二人一著急，就把嘴裡的藥丸嚥下肚去，頓時眼光一轉，自覺身體暴長，現出三頭六臂。二人知道是師父的法術，諒想斷不至有害，自己放大了膽，狠命的把這些東西亂衝亂砍，碰著刀的，立刻身首異處，一命嗚呼。那獨角怪物見不是路，又長吼一聲，如軍中金鼓號令，霎時間都各四散奔逃，那獨角怪物也就跳身遠去。二人這才定了定神，彼此瞧瞧，仍是自己本來面目了。於是揀了一塊石頭坐下，四週一瞧，見方才被殺的野獸不少，有的頭已砍下，有的頸上著了重傷，有的肚腹穿透腸流出，有的砍去前腳，有的砍去後腿，紛紛不一。雷鳴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些東西都是自不量力，尚未修成人形，就要出來作惡，豈不是自尋死路！」陳亮道：「這也是他的劫數，應該把性命送在吾們手內。」說罷，就側著耳遠聽更聲，仍打二下，雷鳴道：「師父字東上限吾們三更繳令的，現在大約已轉二鼓了。若不趁此空閒下去撈取，必然要失去時候了。」陳亮道：「對，此時趁怪物逃去，吾們從速下去罷。倘耽延時候，或者他又去糾合什麼東西報仇，吾們再要撈取，就費手了。」雷鳴道：「到底你下去還是吾下去？」陳亮道：「師父字東上說你本領比吾高，水性比吾熟，所以叫你下去。吾在上面接你上來罷。」雷鳴道：「就是吾下去也不妨。只是你在上面須把繩頭緊緊執著，一切格外小心，見繩子一動，務要立刻提吾上來。倘一大意，吾在水中不能久等，性命就送去了。」陳亮笑道：「這是自然。吾同你雖是異姓，倒比骨肉還親熱，現在一塊兒在此給師父辦事，自然同生同死，那敢怠慢！你放心下去罷，岸上的事，都由吾一人經管。」雷鳴這才把帶來的包裹卸下，放在地上解開，取出香魚皮水衣靠著起來。陳亮把繩子一根根的接起來，約長二□丈左右，一頭縛在雷鳴身上，一頭縛在自己身上，然後用力把雷鳴漸漸放下去。放了□餘丈，還沒到底，心中著急道：倘這繩子嫌短不敷，今夜仍不能取回這顆印了，豈不白費心力？正在躊躇之際，覺手中一鬆，就知道下面雷鳴已到底了，心中這才寬慰，就蹲著身子，坐在溪邊俯著頭，兩手緊握繩子，向下面水底瞧著。

雷鳴目從放下水中，一時深不見底，也生著急，後來忽覺立著地，方知已經到底。他辦事素來膽大心細，又恐怕還是立著溪邊凸出來的石頭，倘一不留心，失腳跌下去，上面陳亮冷不防拉不住繩子，一同跌下。所以雖然到底，仍是步步經意，腳腳留心，在水底暗摸。摸到一處，覺觸手一物甚堅硬，拾起來仔細一摸，是一個木匣兒，兩手捧著用力一搖，內有東西，極其沉重，心中大喜道：這必是印綬了。就把來掛在腰間，方欲搖繩召喚陳亮叫他收起來，焉知還沒動手，只聽上面水上「撲通」一聲響，就是一黑物直沉下來。雷鳴在水中瞧不清，正不知是什麼東西，忽見陳亮直立在前，雷鳴大驚道：「你怎麼也下來了？」陳亮道：「吾在溪邊瞧著你，忽然背後一件東西把吾一撞，吾蹲身不牢，就跌下水來了。」雷鳴道：「你吾一同下水，這溪有□餘丈深，如何上的去？今天是死在水裡了。」陳亮道：「這也是命該如此。」正說之間，忽然二人背上奇癢難熬。雷鳴道：「啣啣利害，如此奇癢，比死也難過。」陳亮道：「吾也癢的不亦樂乎，你來先給吾搔搔罷。」雷鳴道：「吾同你索性把衣裳解去，吾給你搔，你給吾搔，搔個痛快，再死不遲。」二人這才各把衣裳解去，彼此搔癢。忽見濟公日中給他畫符的地方，大放光明，其光直冒至九霄雲中。陳亮道：「對了，師父的法術驗了。」雷鳴道：「真希奇，師父真是法術無邊，吾們這一回大約不至於死了。」說罷，就蹲著身坐下，陳亮也坐下，彼此各忍上氣，閉了嘴不言語。

不到一刻，忽聞上面有人叫道：「徒弟徒弟！」雷鳴就把陳亮一推道：「你聽，師父來了。」陳亮一聽，果然是濟公的聲音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師父自來救吾們了。」原來濟公打發二人走後，他就把房中向東的窗扇推開瞧著，瞧到二更左右，並沒瞧見什麼，心中暗喜道：此刻不見動靜，二人或者能免此難，也未可知的。焉知還沒想完，就見兩道紅光沖天而起，濟公大驚，趕忙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救人要緊！」此時行轅中上下人等，都因等著雷鳴、陳亮取印回來，所以都未曾睡覺，各在房中議論這事。張大人心中更是七上八下，在上房中踱來踱去，一味的躊躇盤算。忽聽外面人聲一亂，他就立刻跑出來，見濟公在那裡亂跳亂嚷，他就走進書房問道：「聖僧為什麼事？請說吾知道。」濟公一見張大人，就緊鎖眉頭埋怨道：「為你取印，吾的徒弟受著大難。」張大人不解其中緣故，問道：「令徒莫非回來了嗎？」濟公道：「他若回來，倒不至於受難了；因為沒有回來，所以在外邊受難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既令徒沒回來，聖僧怎麼知他受難？」濟公用手一指道：「東首紅光一道，你瞧，這就是他們背上的紅光。吾打發他們的時節，給他們背上各畫了一道符，他若浸在水中，浸了半個時辰，這符就要作怪發癢，一發癢，一搔癢，這地方就立刻放出光明，上沖霄漢，這是吾防備著救他們的暗號。現在你看光明已放，他們必定落於深溪之中，不能上岸了。」張大人失驚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濟公道：「這是你求吾的事情，都是你害吾徒弟。你現在如若要吾去救他們，須得依吾一件事；若要不依，吾就不去救他。」

張大人一想：這和尚善於要挾，這是人命關天的事，無論天大的事，吾只得依他；若要不依，他坐定不肯去，吾那裡對得起人家？想罷，就道：「師傅只要把人救起，把印撈來，無論什麼，吾都能應允，你快快說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吾別的都不要，只依吾一個字，你允不允？」張大人道：「那一個字？只要吾做得到，吾必然允從。」濟公這才走近張大人耳邊，附耳說道：「吾要喝酒。」張大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師傅原來只要吃酒！這有什麼難事？只須吩咐廚房備辦就是了。」濟公也哈哈一笑，就吩咐家人速取三□丈長繩來，家人立刻取到。濟公帶在身上，叫眾人守候著：「吾和尚一到三更准回來。」張大人問道：「聖僧此去有多少路？」濟公道：「來回約有五六□里。」張大人道：「這樣遠路，一時那能走的到？」濟公道：「容易。」說罷，往外就走。張大人送他到門外，濟公口中念道：「唵嘛呢叭迷吽！」用手望自己腳上一指，只見他兩腳如飛，轉眼已不見了。

濟公在路上不到片刻，已到山溪邊，在上面一叫應，雷鳴在下面知道師父已趕到，只昂著頭瞧他來救。忽然水面「撲通，撲通」兩響，兩塊大石頭沉下水來，石上縛著兩個繩頭，二人會意，各人解下一個縛在身上，把起初的繩頭放去。濟公在上面瞧著，見那繩兒亂搖亂動，知道他二人已縛在身上，就念了六字真言道：「唵嘛呢叭迷吽！」忽然那根繩兒就像鐵線一般堅硬異常，濟公拉了往前就走。濟公走了一步，二人在水中拉起一步，濟公走了□餘人，出了樹林，他二人在岸上了。雷鳴見師父相離不遠，就要跑向前去細說情由，焉知那繩如鐵，不能屈曲，解又解不下，走又走不上，濟公走一步，他們二人也被拉走一步；濟公不走，他二人也只好住著，不能走動。出了樹林，濟公又念上真言，頓時其行如飛；二人雖然都有夜行工夫，還差得遠哩。濟公一口氣跑回行轅，張大人接著，見他身上縛著繩，單只一人，並不見雷鳴、陳亮，因問道：「聖僧，你自己回來，怎麼兩位高徒仍不見呢？」濟公道：「他二人此番給你出了力，理應迎接進來，謝謝他才是。你方才只接了我進來，並不接他，他二人一賭氣，就裝著身勢，站在衙門外不肯進來了。」

張大人聞言，忙奔出來，見一繩索牽著，用手一摸，堅硬如鐵，心中□分詫異道：這繩索有何用處？怎麼竟像鐵索一般？及到外面，見二人挺挺立著，面作怒容。張大人以為他們真個動怒，忙趕上前深深一揖道：「二位為著我吃了一番辛苦，我迎接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陳亮道：「張大人說那裡話來！我二人既蒙知愛，何在乎區區迎送形跡！」張大人道：「二位既不為此，怎麼不肯進來？」雷鳴用手一指繩索道：「我們為著這東西，不能走動，只好在此立著。」不料話未說完，那繩索就忽然照常軟了，二人這才把縛的結兒解去，跟著張大人一路進來。走到書房，濟公拍手笑道：「徒弟，我用這個法兒，給你們爭這禮節，你瞧好不好？」張大人也笑起來了。濟公又對張大人道：「你方才答應我的酒呢？」張大人道：「我已經吩咐廚房，叫他們備辦高排海味，上等酒席，專請聖僧受用。」濟公道：「好，我半夜沒酒吃，肚裡難受，須得吃他二□壺才好睡覺。」話未說完，酒已辦上，仍是六人一席。張大人總不解偷印的道理，問濟公道：「聖僧既知道偷印的去處，必然知道偷印的緣由，請聖僧給我說說明白。」濟公道：

「偷印的就是你府中作怪的妖物，他名為獨角獸，是塵世上極少的東西。這東西最利害無比，他修煉了一千五百年，能變人形，自以為道術深遠，專一收徒弟，教他法術。起初收的都是他同類之物，後來同類收盡，就收別種東西，無論你是什麼東西，只要是興妖作怪的，他都肯收作徒弟。」濟公說至此間，大家都聽得高興，忽然張大人把桌兒一拍道：「你們師徒白費心了！」眾人大驚問故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